

行走,舒展精神的风景

——简评周玉娴散文集《大地上的行走》

□ 冷冰

暑假里,多想想孩子的优点

□ 管洪芬

七岁的儿子从幼儿园毕业了,高中的女儿也放暑假了,我真是焦虑到不行。平常日子里,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调皮捣蛋让我头疼;另一个则是学习不积极让我头疼,这两个“头疼”天天在我面前晃悠。

与我恰恰相反,我的一个朋友倒是对暑假很淡然,我看她这几天几乎天天在朋友圈晒着暑假怎么怎么过。她儿子不过也才读小学,这年纪应该也正是顽劣的时候,我搞不懂一个令人头痛的麻烦人物天天放在身边有什么可高兴的,忍不住找她聊天说出了我的疑惑。朋友一听便笑了,问我:“麻烦有什么用,头痛又有什么用处,自己的孩子啊,难道不要他们在家里,把他们赶回去?不能吧,所以与其如此,倒不如多想想他们的优点。”

朋友告诉我,十几岁的孩子哪有不调皮捣蛋的,这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,作为家长,理解和包容就是了,更何况细想想,其实孩子的优点还真很多。譬如调皮捣蛋,还是很听话的,而且嘴巴甜,说话是各种讨喜。别看他年纪小,他还会各种捣腾美食,基本上假期里,不用担心他睡懒觉,家里的早餐都是他包了,粥、包子、馒头、各种饼,是轮换着天天不重样,这孩子在这菜式上也很容易伺候,时常是自己做了什么他就吃什么,从不挑食。最主要的是,不用

像平常一样每晚守着写作业了,只要把事情选在白天做完,傍晚就可以和儿子一起去散步,这样的感觉很棒……朋友说到这哈哈大笑。

听着朋友的话,我不由怔住,神思遐想中,儿子和女儿的好多优点也瞬间出现在脑海。儿子虽然还小,可是特别听话,而且聪明。在幼升小的间隙里,拼音、笔画、算术,很多东西都是一学就会。就在这个暑假,他还主动要求我再买点拼音练习册给他做,说自己要做个棒棒的孩子。

女儿呢,虽然学习态度不积极,可成绩还算不错,我一直畅想她学习态度改变一下,成绩能更上一层楼。她呢,也承诺我了,会在暑假里好好努力,会听我的话。十七八岁的孩子,对弟弟也是特别好。还记得去年的暑假,看我忙,她时常陪着吵闹的弟弟出去玩,拿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好吃的;她还跟我说过,等高考过后,她要去打工赚自己的学费,想想,她何尝不是一个懂事的孩子?很多时候,我们对孩子感觉不满意,看到就头疼,不过是我们对他们要求太高了,其实这世上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呢?这样想着,不由豁然开朗。



亲子角

《1917》的沉浸感与质感

□ 一寒

对于士兵来说最为悲壮的一刻,莫过于冲出战壕的那一瞬间,生死由命;而对于指挥官来说最为艰难的一刻,是下达出击命令之时,永远无法确定牺牲是否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。《1917》想要表达的这两点,切入点很小,但主题很明确,“反战”并不是它的第一诉求,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才是。

《1917》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片名——《把信送到德军集团》。英军德文郡团第二营的1600人,正在等待第二天清晨对撤退的德军发起攻击,但情报显示德军的撤离是为了制造陷阱,必须终止进攻,年轻士兵斯科菲尔德和布雷克面临受命,要穿越火线把命令送到前方。

送信到目的地,距离并不算远,也许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并没有更多令人震撼的细节,如何把这个不具备戏剧冲突的故事拍得荡气回肠,《1917》最大胆的做法是采取了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拍摄方式,这已经成为它被谈论最多的话题。反复的排练,高明的剪辑手段、后期特效,《1917》把技术与艺术追求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,成为战争片中拍摄最新的教科书般精彩的一部。

没有什么比带领观众身临其境,更能表现出战场的血腥与残酷了。贴身跟镜头的拍摄,细腻地展示了战场的局部环境,在能够清晰地体会士兵气息的同时,也能发现画面周边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符号,如果观众的注意力时不时地从角色那里移开,这是正常的,一定程度上,这是没有主角的电影,战壕、枪械炮火、死亡威胁等场景与信息才是电影的“主角”,演员饰演的角色,只是这个巨大场景的组成部分。

有观众觉得《1917》故事性不强,其实为了强化影片的故事性,编剧已经做了不少丰富情节的工作,比如布雷克意外被德军飞行员刺死,斯科菲尔德登上军车前进行了一段距离,以及他在废墟小镇遇到的女人与婴儿,这三个情节虽然并不能够满足观众对“故事性强”的要求,甚至还带有一点不合情理的突兀感,但受故事的时间、空间限制,已经没法再给电影增加戏剧手段了。

戏剧化的情节是辅助手段,沉浸感才是《1917》最追求与实现的观感,在李安《双子杀手》的3D4K120帧试验之后,观众对于沉浸感有了更多的了解,但显然,《1917》带给观众

的沉浸感,要比《双子杀手》更为真切,两相对比会发现:《1917》的技术设计与呈现是藏在幕后的,而《双子杀手》则时时提醒观众技术的存在。《1917》的口碑之好,或能证明一件事:对于电影技术的使用,还要将其融于电影艺术的“皮肤”之下,技术可以突飞猛进,但对电影的人文追求,还是保守一些,更能让人体会到电影的魅力。

看不到的技术,在《1917》中也起到了讲故事的作用,那是一种无声但震撼的“语言”。当斯科菲尔德从昏迷中醒来,不断被发射到空中的照明弹,把废墟小镇变成了光怪陆离、令人感觉迷幻的空间,时而耀眼如正午,时而漆黑如长夜,长达数分钟的场景,有着美也有着恐怖,观众会与斯科菲尔德一起怔住,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,无法言喻,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体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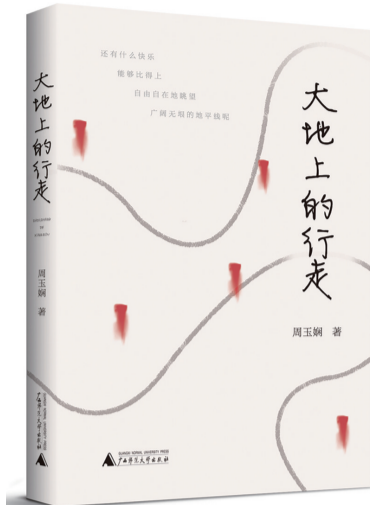
开头与结尾的两棵树,樱花树与樱花树,在《1917》中具有一种意象作用,它们有着浅显的关于“家”与“回家”的寓意,也提醒着观众被战火毁掉的正常生活,有多么美好的一面。每每当镜头离开逼仄的战壕,外部的环境总是能令人长舒一口气,久久的紧张与短促的放松,共同构成了《1917》的节奏。

最具史诗感的一个镜头,发生自斯科菲尔德冲出战壕狂奔300米之后,在他背后,无比开阔的场景中,士兵们端着枪冲向远方、冲向死亡,而跌跌撞撞奔跑的斯科菲尔德,要凭借自己的勇敢,暂时给这场死亡按下暂停键。尽管这场残酷的战争必须要“战至只剩一兵一卒也不能停止”,可当有生的希望时,无论是银幕里的士兵,还是银幕外的观众,都会由衷地觉得“停战真好”。

《1917》是导演萨姆·门德斯献给爷爷的一部电影,他的爷爷就是当年的送信人,爷爷给他讲述了这个�故事,而他将它拍了出来。当他在片名字幕讲述该片拍摄的渊源时,明明字句很简单,但很是让人感动。那几句话,起到了点睛的作用,把从沉浸的氛围里拉了出来,历史的悲伤与阴冷,有了现实温度的融入,如同片中的樱花一样,有了质感。



影像志



行走是生命的生存状态之一。人类行走除了生存需求,还有主动寻找或者赋予事物意义的含义,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处吧。大地上的行走,本身就是一道风景,融入自然和社会之中,增加了风景的繁复与意味。读完作家周玉娴的散文集《大地上的行走》,让我对行走这一姿态所展现的视野与塑造性饶有兴味。

作为一种生命行为本能,在行走中,人们了解并改造世界,不断变化的视角,让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,拓展生活空间的同时,其内心亦随之感受其变化。《大地上的行走》一书分“山水”“四时”“四时”,在自然山水和历史风物之中,作者追逐山川河流,徜徉湖光月色,流连童年与故乡,漫步时光阶梯,既跋涉现实之景,又探索时光之境,身与心在虚与实之间辗转巡行,展开一幅融汇独特之见的精神风景。

弘扬汉语之美,是每个中文作者者的责任。周玉娴良好的古典文学素养和多年编辑业务的磨炼,让她的文字展示出精练而幽微的美的意味。正如全书开篇写乌江的一段文字:“立体

地形图上看,乌江水系呈羽状分布,如一支蓝色的羽毛嵌在群山万壑。它像一个追逐着长江母亲的孩童,在清涧中呼朋唤友,领着一群奔跑在山坳里的小溪小河欢快地玩耍;它又是桀骜不驯的少年,穿行奔跃在嵯峨交缠的山岩间,带着青春飞扬的能量腾越山峦。激流、险滩、峡谷,五里一滩,十里一湾,乌江奔腾咆哮,蕴蓄着天然势能,雪卷千堆,涛拍两岸(《尘世里的一支乌江曲》)。”

一个人心中可以有一万条河流,一万人看一条河流会有一万种想法,而落在纸上的河流,应该是自己看到、想象到、感受到的河流,它是现实中那一条,也是写作者心中独有的那一条。作者笔下的乌江充满真性情,像莽撞少年,具有天生的野性,“青春飞扬”,这个形容真好。而在句式上,长短句复合,辅之以排比的修辞手法,层层叠进,蓄势积力,似波浪追逐,从视觉到感觉,相互激荡,将一条河流自然流淌的缓急变化呈现在纸面上。到最后句又变得极短,甚至以单词跳跃,阅读时,语气急促而有力,像河水高高激荡起的浪花,跃上黑色的礁石后砰然绽放,势不可挡。作者的音韵也极为讲究,尤其是“激流、险滩、峡谷,五里一滩,十里一湾,乌江奔腾咆哮,蕴蓄着天然势能,雪卷千堆,涛拍两岸”一句,“滩、湾、岸”,流韵生香,音色朗朗,文辞典雅,音韵有致,优质的语言将对事物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感悟有机交合,使叙述变为一种美的演绎,生发出别样的新景致。

同样,“徽州是扬州的根,是绵延百年徽商文化的基底。”“我爱剁椒,橙红的辣椒在木盆中被捶、捻、砸、夯,最后皮开籽绽,汁红香溢。徽州悠长的日子在舌尖上流走,在绿茶和菊花茶中回甘。”这样的描述,不仅色、香、味俱全,而且有经历过

程的感受,调动人的眼、耳、口、舌等全部感官,入手、入口、入心,从身体到心灵,体悟便深刻了,为读者拓展了想象与共鸣的空间,留下深深的立体记忆印象。读《大地上的行走》,这样的篇什俯拾皆是,如此语言要在传统意境中涵养,从古典诗词中“化”出来,应用时便呈现厚积薄发的诱人魅力。写作是语言的行走,作家以此为凭借,呼风唤雨地行走,姿态自然潇洒。

行走的姿态预示且决定了行走者观察和认识事物角度的变化,或者说,行走带来改变。写作的行走,本质上是从现实而至精神的通达,心的行走比身的行走更复杂而诱人,因为它可在时光中逆行往来,可在静止中神游八极。《大地上的行走》所及,从新疆到北京,从徽州到瓦窑堡,有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,也有对历史风物的当下认知,纵横捭阖,风味万千。



AI艺术流行,人类何为?

□ 袁跃兴

技术共同发展。无疑,今天,我们的文化艺术已经进入AI(人工智能)时代,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化艺术,自然会受到它的制约和对抗。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的创造,以致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人类创作者达到文化艺术的高产能,但也给人类创作艺术带来了冲击和挑战。AI(人工智能)艺术创作,与人类文化艺术创作的美学原则是不同的。

AI参与艺术创作,其优势在于高产能,但它又是高度定制化的、技术化的。这也就决定了人工智能的技

构就会有一定规则在里面。”而目前小冰就是针对音乐创作中“有规则可循”的部分进行“创作”的。这意味着,人工智能不用模仿人类“思考”,就可以根据数据“创作”出音乐作品。AI技术大举进入艺术领域,引发人们尤其是艺术家的忧虑“艺术会面临消亡吗?”

对于AI技术进入艺术领域,有的抱着悲观的看法,认为艺术会被AI艺术取代而消亡;有的认为艺术与科技之间的结合互补、艺术与人工智能学科之间的融合是大势所趋;有的则认为未来或许是人类艺术和人工智能

的,跟您的经历一样,所以才更有共同语言。有的老人本来就是城里的,他们还羡慕你从农村来呢,农村人淳朴实在,很容易相处。您的性格开朗,爱说爱笑,大家肯定喜欢你!”母亲听了,笑着点点头,表示要尝试一下。

我先找到同一小区的同事的母亲李娟,让她来我家串门,这样带动母亲走出去。李娟性格好,而且爱好广泛,平时喜欢跳广场舞,也爱到公园里听戏,与母亲爱好相投。

李娟来过一次后,母亲就遇到知音一样,非常开心。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与李娟多投缘,两个人约定以后要一起跳广场舞,一起去公园听戏。那天,母亲干活的时候都哼着欢词,搬来这么久她还是第一次高兴成这样。

后来,每天晚饭后,李娟都招呼母亲去跳广场舞。没几天,母亲就融入

开在山野的花,带着泥土的芬芳,在山坡岩间自由生长,一南一北。一朵映照着苏维埃政权的确立,见证工农武装割据,一朵映照着共和国的初生,见证全民抗日统一战线;一朵悲壮壮美,在风雨如晦中渴盼阳光,一朵烂漫欢快,在蓝天黄土上疾驰;一朵含苞欲绽,深情款款,一朵热烈如火,神采飞扬(《重新认识瓦窑堡》)。”

作者的发现在是行走历史中的发现,我观察,我认识,这样的“我”成全了文本的思想色泽,获得了自己的特色,展现出成熟写作者必须要展现的精神光谱。摹景状物容易,叙事抒情不难,但将身体化的修辞表达和精神性的修辞表达融合为一,实现精确书写便有了难度,由此也分出了文本品质的高下。两朵花,让读者随作者重新认识了瓦窑堡,也闻到了作者如蜜蜂一样传播的历史花香。

行走是时空的扩展,无关方向。特别要强调书中的《春日》《夏时》《秋意》《冬岁》四个篇章,私以为这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,以二十四节气为头,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风气相结合,寻求心灵与自然的遥远应和,这种体悟与传承是综合的、当下的,因此有了深思和留存价值。它体现出作者在行走中所做的转化的努力——将自然经验转化为理性经验,意在行走中发现并转化、沉淀、提炼为自身独特思想观念。

“散文易学而难工”,优秀散文作品是智慧文本,读者靠着这样的写作者从历史出发、从乡愁出发、从存在出发,寻寻觅觅,一同行走,相互扶助,共同完成一场精神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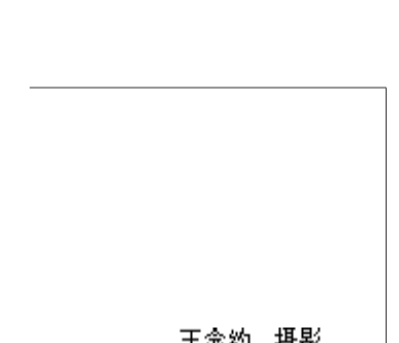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者对山丹丹和映山红这两种花朵的看法,别有新意:“山丹丹和映山红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特别的两朵花儿。它们都是

书评

王念约 摄影

读图

读图



读图

读图

读图

读图

读图

